

張東蓀編

唯物辯證法論義

北平民友書局發行



## 「唯物辯證法論戰」序

異哉，近年吾國思想界也！以外人爲網罟，自待若魚蝦，魚蝦入繩網之中，無異於自尋死路。以外人爲圍場中之獵者，自視若兔雉，兔雉在天羅地網之中，終於爲人所擒。人之投羅網而不自知，未有如吾國今日者矣！

國人近年津津樂道者，曰發達科學。達科學方法以求智識也，應先知事物之分類，孰爲數理論理界，孰爲物理界，孰爲生物界，此四界之中，勢難求一簡易公式，以成其爲「一以貫之」之原則；於是本歸納之法，先聚同類之事物，以求其現象之同異，或更求其因果律之所在。其法雖已曲折繁重，而仍無以貫串乎宇宙全體，然在今日科學現狀之下，舍局部研究與銖積寸累而外，無他法矣。

馬克思主義者反是，彼等認爲思想界自然界與夫人類歷史之中，有一共通原則，是曰「達蘭克鐵克」，日人譯爲「辯證法」，東萊譯爲「對演法」，若逕名「正反合」法，更爲直捷明瞭。此說源於希臘，黑格爾昌之，而馬克思氏承之。

「正反合」法，經黑格爾氏之排列後，形成「三位合一」之特徵，其全部論理學之原則，以三概念支配之。日凡有，日所以，日綜合，此三概念中之第一概念，又分爲三，日性，日量，日準度，其三位之第一位爲正，第二位

爲反，第三位爲合譬之「性」中第一組，曰有，正也；曰無，反也；而所以聯合此二者，曰變，合也。依黑氏之意，「正」之動也，必趨於「反」而後已，及其達於第三位之變，則兼收正反二者，而更有其新成分之附益，故變之概念中，涵有「有」與「無」而更有「變」之所附益者，蓋不離乎舊而又有新之發展，此所謂矛盾與「奧伏赫變」(aufheben)也。

黑氏之論理學，以凡有，所以，綜念貫串全書，而此三概念形同一圓，互爲其根，由「凡有」以進於「綜念」，則由外以向內可焉，由「綜念」以進於「凡有」，則由內以向外亦可焉。張真如先生之解釋，謂黑氏論理學乃研究論理界之所以然，而與「宇宙開闢論」絕無關係。然吾人以赤裸的言辭說明之，黑氏全部論理不啻上帝意念之演進，由上帝之一念，以推定「宇宙開闢」之所以如此者安在，其書雖屬於論理學之範圍，而實不離乎「宇宙開闢」之必然要素。宇宙既由上帝之一念而來，自然「思」與「有」歸於同一，此乃黑氏之根本立腳點也。

馬克斯氏起，力反黑氏所爲，以「思」爲末，以「有」爲本。乃有「有」(亦譯存在)決定「思」，非「思」決定「有」之語。然其對於黑氏始終同意者，爲「達蘭克鐵克」，意謂宇宙現象，爲正反合之原則所支配，其在思想界然，其在自然界然，其在人類歷史亦無不然。彼等既自「有」出發，而「有」之意義即等於「物」，因而名其學說爲唯物主義，且以彼等注重「達蘭克鐵克」之故，而「唯物的達蘭克鐵克」之說，在今日之蘇俄，乃高唱入雲。

恩格斯之言曰，所謂「達蘭克鐵克」法者，不外乎思想界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界之運動與進化之一般律之科學。(The dialectic is, as a matter of fact, nothing but the science of the universal laws of motion and evolution in nature human society and thought.) 誠此三界中有一貫公式，如恩氏所云者，宜有以昭示吾人，曰思想之正反合如何，換言之，應有一部根據達蘭克鐵克之論理學，而吾人讀馬氏恩氏書者，除聞有所謂否定也，由否定而走于反面也，否定之否定也等語之外，乃求一與黑氏相反之論理學而不可得也。其在自然界之「達蘭克鐵克」則有恩氏所常舉之例，穀種正也，長而成稻是穀種之自己否定，反也，最後則稻死而穀存，其穀之數則較前次一粒之穀者數十倍，是之謂合。又如蟲類之卵，正也，由卵之否定而成虫(爲蝴蝶)反也，最後虫之雌類產卵後，其自身死而惟卵存，合也。馬氏等更推此方法以及於人類歷史之經濟制度，曰原始共產，正也，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下之私產，反也，他日者取今日之私產而否定之，是爲共產主義，是之謂合。馬氏等之所以以「達蘭克鐵克」之法，貫串於思想，自然與人類三者如是。

凡此三界之中，思想界「達蘭克鐵克」之無明確證據，已如上述；關於自然界者，在自命爲傳馬氏衣鉢之哥茲幾氏 (Katsky) 嘗有反對恩氏之言，詳其所著唯物史觀「達蘭克鐵克」一章，茲以文繁不能具引。其關於人類社會之「達蘭克鐵克」爲馬氏鼓吹社會革命之武器，而爲青年輩所歡欣鼓舞者。馬氏輩認爲歷史變遷之最終動因，曰生產條件，因而於生產條件發見三位一組之現象，曰原始共產，曰私產，曰共產。

其他法律、政治、學術現象，既因生產現象之變而變，宜同有其三位一組之演變，惜乎馬氏輩乃未能舉以明告吾人也。羅馬之法典，何以編成，前乎此與後乎此之三位一組爲何；世界憲政，何以英爲獨早，前乎此或後乎此之三位一組爲何；科學之發明，何以起於歐洲，前乎此或後乎此之三位一組如何；東方文化，何以落後，西方文化，何以先進，其前後之三位一組如何；凡此現象，苟不能整齊而排列之，如經濟條件下之三位一組，然，吾人不能不謂歷史中之「達蘭克鐵克」乃馬氏對於社會革命之主觀願望，既非事實，更不足以語夫真理。況乎同爲歐洲國家，何國最早實行社會革命，馬氏曰英法，恩氏曰德國，而驗諸事實，則爲俄國，其自身立言之無把握，即其歷史中「達蘭克鐵克」行列之不足恃明矣。

馬氏唯物史觀總題之下，有生產條件，有階級鬥爭，有上層構造，下層構造諸說；而自蘇俄革命以來，馬氏信徒中所側重者，爲「達蘭克鐵克」，故就此點伸說之，以歸諸東萊，非所謂序也。嗚呼！蘇俄唯物哲學之基礎，社會革命之信條，非「達蘭克鐵克」乎？彼等認爲無產革命之實現，本歷史進行中之「達蘭克鐵克」而有以知其必然，然吾人衡諸三界，其不相符之點若是其多。吾國人甘爲人愚弄以入於陷阱中乎？抑及早翻然改圖乎？不能不望青年諸君之少逞情感，多增學識矣！

二十三年九月張君勤

## 弁言

我們刊此集有幾點應得先行聲明。

第一點是本集的編成並不是一個預計的計畫。最初只想把已成的各篇刊爲單行本。後來加入的人漸漸多了，竟有了好幾篇新作。所以本書成爲現在的體裁，只是由于著者各人的與會。上篇都是新作的，除傳統先君一文外，餘皆以交稿先後爲次第；下編則已見各雜誌。尙有周輔成君一篇，因已印單行本，故未採取。（他日我們與會又來了，或加入新朋友，再刊續集亦未可知。）

第二點是本書既名曰「論戰」，則理應登載正反雙方的主張。無如贊成唯物辯證法的書籍現在大有滿坑滿谷之勢。而反對論除散見于各雜誌外，從無專書。所以本書雖名曰論戰而實際僅登載反對一方之論著。讀者如欲看贊成一方面的書籍，不妨照本書第一篇中所列的唯物辯證法文獻去購讀。

第三點是本書專對唯物辯證法作反對的批評。乃只限于所謂赤色哲學，而絕非對於共產主義全體而言。因爲本書著者數人可以說差不多都是贊成社會主義的。倘共產主義一辭與社會主義有一部份相

同，亦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反對共產主義。

第四點是本書只限于消極方面。即對於唯物辯證法作破壞的批評。至于我們諸人在哲學上是否有一個共同主張，換言之，即在積極方面是否同隸于一個哲學的主義之下，則非所計。或許我們所見有相同的地方；然而亦儘管是各行其是。因爲只限于編成此書，我們是合作的。至于哲學上的主張與相信，我們仍本各人自由分歧發展的原則做去，決不有任何聯帶關係。

第五點是本書現由民友書局刊行，純係一種委託。除印刷一事而外，無任何關係，惟因周天放先生的介紹，故對周先生特申謝意。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東蓀記。

目錄

「唯物辯證法論戰」序

張君勳

弁言

張東蓀

上卷

辯證法唯物論批判

傳統先著

邏輯與辯證邏輯

牟宗三著

辯證唯物論的限制

牟宗三著

唯物辯證法之總檢討

張東蓀著

辯證唯物論的哲學

吳恩裕著

答二十世紀記者葉青

南庶熙著

辯證法本身是辯證的麼

孫道昇著

下卷

辯證法與唯物史觀

魏嗣鑾著

八股式的辯證法

李長之著



唯物史觀分析及批評	施友忠著
黑格兒與馬克思之辯證法	張抱橫著
形式邏輯與馬克思方法論	吳惠人著
唯物史觀與經濟結構	牟宗三著
張東蓀哲學批判之批判	南庶熙著

附錄

我何以不是共產主義者	羅素著
我所以不做共產主義者的理由	杜威著
我所以不做共產主義者的理由	柯亨著
答覆「張東蓀哲學批判」著者之公開信	張東蓀

## 辯證法與唯物史觀

魏 嗣 鑾

一天，康先生與馬先生在某地遇着，於是他們倆就談論起來。

康 現在的主義，真多極了。聽說馬克斯主義，在中國的社會裏，很有影響，你一向便是一個研究經濟的人，你能告訴我一些馬克斯主義的大意麼？

馬 自然，我很願意告訴你。馬克斯的主義，可以分作兩部看：一部是他的歷史哲學，一部是他的政治主張。馬克斯將一切社會的現象，分爲兩層建築。生產與經濟的組織或關係，即馬克斯所謂的下層建築，其他一切政治，宗教，法律，學術的現象，即馬克斯所謂的上層建築。這兩層建築，不是各自獨立的。下層建築是因，上層建築是果。經濟的關係變了，其他一切政教，法學的現象，也必隨之而變。所謂思想者，並不是歷史進化的原動力，思想不過是經濟關係的映影，明白些說，思想就是一些轉變了的物質。爲歷史進化的原動力的，只有生產與經濟的關係。康先生，這便是馬克斯的歷史哲學的大意。至於馬克斯的政治主張麼，自然是從他的歷史哲學演繹出來的。馬克斯以爲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產業異常發達，因

爲產業發達，所以資本集中，因爲資本集中，所以貧富懸絕，因爲貧富懸絕，所以勞資爭鬥，爭鬥久了，掠奪的，歸於失敗，被掠奪者，取而代之。這個時代，便是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時代。康先生。我們在這裏，有一事很要注意：馬克斯所說的資本主義之崩潰，並不是由於一二資本家之失策，其崩潰乃是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性。馬克斯所說的社會主義之實現，也不是由於一二革命家之得計，其實現乃是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康先生，這便是馬克斯的政治主張的大意。

康 很領教了。歷史演進的過程，與社會主義的實現，牠們的原動力，馬克斯不從捉摸不定的理想裏去尋，而建築牠在確鑿可憑的經濟上，這確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不過我還想問一下：馬克斯說，思想不是獨立的事物，而是經濟的映影。那末，馬克斯的歷史哲學，我聽着說，又有人叫牠爲唯物史觀，馬克斯的政治主張，我聽着說，又有叫牠爲階級鬥爭。究竟是不是思想呢？

馬 當然是的。

康 既是思想，那末，牠是不是經濟關係的映影呢？

馬 是的。

康 馬克斯的思想，既是經濟關係的映影，那末，他的話，祇是對於當時的社會有效嗎，抑或對於過去現在未來的社會，也有效呢？

馬 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是永久不磨的真理，當然對於任何社會，都是有效的。

康 恕罪，我在這裏很想生一個枝節，你可允許我麼？

馬 請問，不要客氣！

康 馬克斯的壽數，究有許多呢？

馬 據說是生於一千八百一十八年，死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大約不過六十幾歲。

康 謝謝，我在這裏，又想談到唯物史觀了。馬克斯既只活了六十幾歲，那麼他當時的經濟，與他發生關係，

或許也可以說，他當時經濟的關係，映射在他的腦筋裏，共能有許多年呢？

馬 當然，至多七十年。

康 經濟的關係，映射到馬克斯的腦筋裏，既至多不過七十年。那末，照着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他的思想，

爲這完全是經驗的映射，自然也不能超過這七十年。馬克斯既不能未生而存，又不能既死而生，則那

些過去幾萬萬年的經濟關係，與那未來幾萬萬年的經濟關係，當然不能映射到他的腦筋裏。馬克斯

的腦筋，既未嘗爲過去未來的經濟所映射，則他的腦筋裏，當然沒有牠們的映射。他的腦筋裏，既沒有

牠們的映射，即是他對於過去未來沒有思想。他對於過去未來，既是思想都還沒有，如何說得上有效

沒效呢？又如何是永久不磨的真理呢？

馬 康先生，你這番話，未免過於粘滯了。過去的經濟關係，雖然不能直接映射到馬克斯的腦裏，而馬克斯

却可以從許多記載中，間接得着古代經濟的映射。是則馬克斯雖不能直接與古代的經濟接觸，而他

的腦筋裏，却未嘗不能對於古代的經濟而有思想。

康 不錯，我剛才實在太粘滯了。不過過去的經濟已過去了，馬克斯何以知道那些記載，是正確的呢？

馬 過去的記載，誠然有時不免錯誤，但馬克斯是何等聰明的人，他自有標準去擇別。

康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這個標準，是不是經濟關係的映影呢？

馬 當然也是的。

康 然則是何種映影呢，是直接的呢？抑是間接的呢？我想，間接的映影，決不能作為選擇的標準。因為我們

所以要求一個選擇的標準，正是因為間接的映影靠不住，今若以其中之某一種思想，作為標準，即是無異於以有待於選擇者，而使其自為選擇，這豈不是犯了論理上所謂的循環論證嗎？所以我想，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馬 經濟的映影，只有直接間接兩種。間接的既不作為選擇的標準，而標準又萬不能不有，則能為標準的，

自當為直接的映影。

康 但是據我想來，直接的映影，也不能作為選擇的標準。因為直接的映影，也只是許多事實的反映。而這些事實的範圍，又只限於身所親歷。假如我們要把這些身所親歷的映影，應用到那些身所未經的映影上去，我們至少得作一個：『直接映影與間接映影有共性』的假定。這個假定，是何處來的呢？說他是從間接映影中來的麼，不可能。因為一切間接映影，都有待於審查，未審查而遽謂其如何如何，與前

犯同一的論病。說他是從直接映影中來的麼，也不可能，因為直接映影裏，不能包含有間接映影，我們把直接映影搜遍，無論如何，終不會逢着間接映影。從直接映影裏且尋不着一個間接映影，更何從知直接與間接的映影，他們有共同的性質呢？從一方面看，我們要用直接映影作標準，我們就要滿足一個條件而從他方面看，這個條件，又是萬不能滿足的。明白些說，前面所舉的那個假定，若唯物史觀是真的牠在我們的思想裏，是萬尋不着的。所以我說，用直接映影作選擇的標準，在唯物史觀中，也是不可能的。由此看來，選擇的標準，在間接映影裏，固尋不着。在直接映影裏，也尋不着。明白些說，我們思想裏，就根本沒有一個選擇的標準。我們既沒有一個選擇的標準，我們又何從辨白記載中所給予我們的映影，即是牠們所給予我們的思想，誰是真的呢？若是這些思想，都是假的那末，我們固用不着說了。然而我們又何從而知其都是假的呢？若說牠們都是真的，那末，我們也用不着說了。當而我們又何從而知其都是真的呢？所以照着唯物史觀的說法，我們的映影，只有直接的，才可以相信。至於間接的，我們就無法相信。換一句話說，我們對於間接的映影，就無法辨別其正偽。就唯物史觀說，我們就無法鑒定，牠也可適用於古代的經濟。至於牠永久有效，更說不上了。

馬  
你前番的話過於粘滯，你這番的話，則落於玄談了！世界上的科學，那一種不是由現在，而推到過去的。應用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於古代經濟，這種辦法，也無非是牠種科學所習用的辦法。你何以對於人不懷疑，而獨懷疑於唯物史觀呢？

康 我常聽着人說，懷疑是一切科學發達之母，我很相信這句話，所以我才懷疑，並非只懷疑唯物史觀。你若允許我，我還想說幾句。

馬 請說！

康 你剛才說，世界上的科學，都是由現在而推到過去。不錯，我的問題，就是問這個「推」何以可能。我前面說了那麼多，其實他的核心，就只在這個「推」。承你用一句話，將牠提醒我是很感激你的。馬克斯所親身感受的，經濟的映射，至多不過幾十年，這幾十年，誠然也不算少，但是比較起他親身所未嘗感受的映射來，那却微乎其微了。從這些微乎其微的映射中，推論那些過去的，遠之又遠，間接的映射，說牠們也是如何如何，這却是很可奇怪，至少值得我們研究的一個問題。馬先生請問這件事是如何可能的呢？

馬 很好，我正想給你說。馬克斯哲學的根本方法，就是他大負盛名的辯證法。他以為宇宙的現象，尤其是

社會的現象，常常變動不居，一種生產方法起來了，其時的經濟社會，就因之發生變化，其時一切制度，就因之改一局。但是這種局面，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牠裏面含有內在的矛盾。這個矛盾不久用自力突破了，又將另成一個局面。由此嬗進，至於無窮，這便是社會現象的辯證法的演進。其觀察法，就是馬克斯的辯證的方法。馬克斯因為有了這個辯證法，而這個辯證法，又是永久有效的，所以馬克斯能由現在推到過去。康先生，你現在明白了嗎？

康 還不十分明白，馬克斯的辯證法的確有趣。但不知這個方法，是不是思想呢？

馬 當然是的。

康 那末，牠是不是經濟關係的映影呢？

馬 當然也是的。

康 那末，是直接的映影嗎，是間接的映影呢？

馬 或許是直接的映影。

康 那末，我又要提出從前的疑問了。搜遍直接映影，斷不會逢着間接映影，而間接映影，我們又不能假定

其爲已知，應用辯證法正是欲推知間接映影，然則我們何從而知辯證法可以應用於間接映影呢？

馬 那末，或許是間接映影。

康 但是我想，間接映影也不可以爲什麼呢，因爲間接映影，正有待於推知，我們何能假爲已知，若以辯證

法爲間接映影，即無異以待證者爲前題，這如何可以呢？

馬 那末，辯證法，是直接映影，又是間接映影。

康 那就恐怕更辦不到了。所謂間接映影，就是非直接映影，若辯證法，是直接的，又是間接的，即無異是直接的，又是非直接的，那如何可能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辯證法若果是真的，牠就不是映影，即是唯物史觀錯了。反之，唯物史觀若果是真的，辯證法必是映影，而映影中又尋不着牠，則辯證法必錯了。



馬 你的話表面聽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細想來，確是玄學家的口吻，玄學是違悖科學的，所以你的話是我絕對不能承認的。

康 領教了，而且恕罪！我剛纔所說的意思，經你的指教，我才知道牠是玄學。玄學的定義，我從前總不明瞭，現在經你這樣解釋，我才明瞭了。至於你所謂科學，牠的定義，我藉此也知道一點了。這是很領教的。你是一個講科學的人，而我誤以玄學的口吻，同你長久的討論，這是我還要請你恕罪的。但是，我前面的意思，祇是我的疑問之一部。牠既是玄學的，所以是反科學的，那末，我們就不再往下談了，不知你還可以許我另自發生一個問題麼？

馬 我們講科學的人，是不怕質問的，因為科學的本身，是真實的。

康 好，我在前面說，若果思想是經濟關係的映影，則馬克斯對於古代的歷史，就會不能解釋，你說這是玄談，我就不說了。但是，將來的歷史，馬克斯能解釋麼？

馬 自然，科學之所以可貴，正在其能預測將來？

康 請問這些將來的預測，是不是思想呢？

馬 是。

康 既是思想，是不是經濟的映影呢？

馬 是。